

从 MRC 认知视野探索 《果羸转语记》中的同源词

王寅¹ 蔡琴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 重庆 400031; 2.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 五龙山校区, 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果羸转语记》为清代学者程瑶田所著, 基于“音近义通”的原则系联出与“guōluō”读音相关的 332 个同源词。他认为若事物的形态、性状相同或相似, 命名时可采用相同或相似的读音, 揭示了汉语造词、用词的基本规律。程氏在文首提出“声随形命, 字依声立”的规律, 充分说明语言不能用索绪尔的“任意第一原则”做出描写, 当今认知语言学所论述的像似观与此不谋而合。前人对于该文的研究主要从词源学角度论述词族衍生的结果, 鲜有理论上的概括和升华。本文尝试将认知语言学的隐转喻理论和词义学中词义扩展的辐射和连锁两种类型相结合, 建构了 MRC 模型, 并以此为理论框架详尽分析该文中的同源词, 拟将基于“圆形”义衍生而出的同源词分为七大类 12 小类, 解释它们在音和义之间的相互关联, 揭示汉语同源词产生和发展的内在认知机制。

关键词:《果羸转语记》; 同源词; 隐转喻; 辐射和连锁; MRC 模型

中图分类号: H0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0)04-0065-09

0 引言

西汉末年的扬雄(公元前 53 年—公元 18 年)首创“转语”这一术语, 以描写在历史演化中所产生语音变化而形成的词语, 在语音形式和所指意义之间存在一定的理据性联系。但这一语源研究方法和学者甚寡, 直至清朝的戴震(1724—1777)和程瑶田(1725—1814)才将其较好地运用到语源的系统研究之中。后者在著名的《果羸转语记》一文中以“果羸”(guōluō)为出发点, 列举了众多“音近义通”的联绵词, 体现了其间的同源性内在联系。他在文首就指出“声随形命, 字依声立”的命名原则, 认为读音是根据事物的形状来确定的, 文字要依据读音来确定。当诸多事物拥有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时, 名称的读音可以不变或稍变, 可多次微调或改变写法而保留相同或相近的读音。

“果羸”之音源自树上果实因成熟或风刮后落地滚动时发出“骨碌”的声响, 先祖就以此音来表示“圆形果实”。它经过读音和书写上的展转, 调变出“栝楼、罌罌、瓠瓠、苦萋、筍籬、葫芦、蒲卢、果隋、果麻、瓠落、櫟落”等词。于是, 基本的语音形式“guōluō”就被用于指称既相似又不同的事物。说是“相似”, 是因为它们所表示的对象常常相类, 拥有相同或相近的特征; 说是“不同”, 是因为严格说来这些事物可划归不同的范畴。这就是训诂学中所论述的“音同则义同, 音近则义近”的声训法。

基于这一词汇派生方法, “guōluō”就逐步与“圆、转、弧”等义构成了一个较为固定的音义关系, 存在于汉语之中^①, 这就是程瑶田所说的“屡变其物而不易其名, 屡易其文而弗离其声”。一个词就被分化出若干个同源词, 它们在音、形、义上相互关联, 互为参照, 使得“果羸”一音成为“肖物形而名之, 非一物之

收稿日期: 2020-02-15

作者简介: 王寅, 男, 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言哲学、英汉对比等研究。

蔡琴, 女, 成都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教师, 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应用研究。

①无独有偶, 英民族根据物体在木板上滚动的声响拟声出了 roll(滚动)这一单词, 这就在两者之间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联系(或曰: 象征单位)。英民族还据此派生出了: scroll(卷轴)、troll(旋转)、trolley(小车)、roam(漫游)、ball、bubble 等, 以及由 roll 构成的若干派生词和复合词。

专名”的佳例,这充分说明汉语在命名相似或相类事物时,音义之间的结合并非任意的。同源词尽管各有所指,但其间必然存在相似或相近的音义关系。这也充分说明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所提出的“任意性为第一原则”是有较大缺陷的。在汉语的若干同源词中,字词的语音形式和所表意义之间的结合是有理可循的,它们可基于事物间相同或相类的形态、功能和特征,采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形式进行孳乳衍生,形成了同源词的内在关联,这充分证实了语言具有“像似性(iconicity)”^①的特征。

1 MRC 认知模型

程氏探究了“guǒluǒ”音在古典文献和方言中孳乳衍生的演变情况,以转语的形式收集了“果羸”词族的同源词,从社会、文化、历史、民俗等多个方面探索了其演变扩展的过程,较为全面地收录了汉语中的这一转语现象,这对于汉语语源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程氏该书也有美中不足之处,正如他本人在文末所言“如携如取,信笔而书”。他仅只信笔记下了这些词,至于“何先何后,厥终厥初”,未做考究。尽管该文的内容十分丰富,但他并未具体梳理其音义变化的规律。因此,本文尝试建立 MRC 模型,以期能较为合理和系统地梳理“果羸”词族的音义变化和孳乳衍生的过程和规律。

MRC 是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隐转喻理论,结合词义学中词义变化的辐射型和连锁型规律整合而成的认知模型,其中的“M”(metaphor/metonymy)代表隐喻或转喻的体认思维方式;“R”和“C”分别代表辐射(radiation)和连锁(concatenation)两种词义变化途径,这样就可为研究《果羸转语记》建构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以能具体阐释同源词族衍生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内在的体认机制。

1.1 隐喻和转喻

认知语言学不再仅将隐喻和转喻看成修辞手段,而主要视为人类的思维方式,依据一者(或一部分)来认识或言说另一者(另一部分或整体),这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必经之路,别无他法,这才有了雷科夫和约翰逊于 1980 年出版的经典之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正是人们头脑中内嵌这种根深蒂固的隐转喻体认机制,才在汉语中出现了基于“音近义通”(如“果羸”)所形成的同源词。人们在认识新事物的过程中,擅于将不同事物之间所具有的相同或相似的特征系联起来,类比它们的形状和功能,从而用表示旧事物的语音和词形(可有所调变)来指称新事物和新概念。

在同源词的孳乳衍生过程中,语音和词形基于隐转喻体认方式而不断发生细微变化,这也充分说明了隐转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体认方式。汉语词汇在以相似性为基础的隐转喻体认方式的制约下,衍生出了大量音近义通的同源词。这便是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所述及的原理:“凡是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凡物之异类而同名者,其命名之意皆相近。”当今的认知语言学用“隐转喻认知方式”这一术语概而论之。

“果羸”族的词义主要表示“圆形”,在人类的隐转喻体认方式的指引下,衍生扩展出一系列其他用法,它们具有同样或近似、具体或抽象的圆形特征。由于“圆形”具有中空特征,就自然波及到“容器、房屋”等;还从“圆”波及到其中的一部分“曲”或“弧”等语义域,这是“以部分代整体”的一种转语体认方式所使然。据王念孙疏证,“枸箬者,盖中高而四下之貌。山巔谓之岫嵒,曲脊谓之佝偻,高田谓之瓿窰,义与枸箬并相近,倒言之则曰佝偻句”(《广雅疏证》)。这里提到了具有“屈曲义”的词组“枸箬,岫嵒,佝偻,瓿窰”,都含“弯曲”之义。用于指称车顶棚为“枸箬”,用于指称山形为“岫嵒”(即衡山),用于指人驼背貌则为“佝偻”,用于指中间高两边低的高地则为“瓿窰”,等等。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是“圆形”的就能“转动”,这就从静态语义域的“圆”转语至动态语义域“转”。

① 许国璋(1988)、沈家煊(1993)等将“iconicity”译为“象似性”,我们拟将其修补为“像似性”,在“象”字上加上一个“亻”旁,意在突显这一现象的人本性。事物本身不存在像与不像,两者或多者之间有相似关系,音与义之间有特定联系,完全是人之所为。这也与体认语言学(王寅,2014)强调“语言具有人本性”的观点相吻合。

同源词不仅在意义上有“义通”关系,而且在发音上也有同或似的关系,这可用“语音隐喻”(phonetic metaphor)做出合理解释。国外学者福纳吉(Fónagy, 1999)率先提出语音隐喻这一概念,论述了语音(包括发音方式)和所表意义之间的像似性关系。国内学者李弘(2005)也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特别是汉语总共才有1330个带音调的音节,用它们来表示几万个汉字,同音现象在所难免,同样一个“yi”音可写出160多个汉字来。汉语中存在大量的“语音隐喻”,六书之法的“假借、转注、形声”主要就是基于这一体认方式。我们认为,语音隐喻可解释同源词之间的语音像似性关系。

隐转喻体认方式对于分析同源词的“音义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它们作为音义配对的象征单位(symbolic unit)^①,一个词的音可通过语音隐喻映射到另一个词的音上,从而使得两个词(相当于两个象征单位)之间建立了联系,现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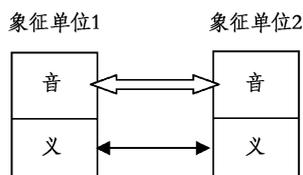


图 1

当先祖们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存在某相似性特征(包括形状、用途、功能、性质等,如图中下方单线双箭头所示)时,便倾向于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来表示它们,从而形成了具有某一共同属性的同源词。其间所具有的孳乳衍生关系,可通过“音”和“义”两个层面的隐转喻体认方式做出合理而又科学的解释。正是由于它们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音同或音近,我们使用“语音隐喻”这一术语作为分析工具,上图用空心双箭头来表示。当然了,之所以能作如此映射而形成语音隐喻,是因为“义通”,如上图在两个象征单位之间的细线双箭头所示。先祖们也可能是通过音同或音近的方式将不同事物置于同一语源中加以认识。正是在“音”和“义”这两个层面上的系联,才出现了“音近义通”的现象,这体现出我们老祖宗的智慧。

如程氏在文中提到,西北人把拳头叫作“鞞轳”,称矮小之人“侏儒”,也叫“鞞轳”。安徽人称呼像槌头一样的物体都叫“鞞轳(gūlù)渠”或“孤都”。本来属于不同语义域的词汇,但因为形状上有相似之处,用相同或相近的音来表示它们,就将它们范畴化为同一词族。

“果嬴”词族的语音形式皆衍生自“guǒluǒ”,在音转的过程中可能是声母出现了变化,可能是韵母出现了变化,也可能两者都发生了变化,这就是程瑶田在文首所言“双声叠韵不可为典要,而唯变所适也”(双声、叠韵不是恒定不变的准则,而是在不断变化以求适用)。所以我们可以从“音”和“义”这两个层面来分析同源词,“guǒluǒ”音或其音变可用以指称“圆”“转”“曲”等12小类对象,正好可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象征单位”(音义配对体)和隐转喻理论做出较好的解释。

1.2 辐射型和连锁型

传统英语词汇学在论述多义词时指出,词义变化主要经历了两种途径:辐射型和连锁型(参见王寅,2001:228)。前者指以某一基本意义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形成的多义关系(像自行车轮子从毂辐射到钢圈的若干根钢丝所构成的形状)。如汉语的“头”,最初指人的最上部分,后依据辐射型扩展方式,用来表示“火柴头、火车头、山头、河头……”后者指各意义依次衍生而出(像自行车链条一样一环扣一环而形成的关联)的多义关系,如:“道”原来指妇女的阴道(取生产时幼儿的头先出现之义),后转指供人行走的“道路”,再转指抽象意义上的“道路”,还可转指“方针”等,就这样,“道”经历了一系列的连锁式衍生。

笔者拟用其来解释汉语同源词的派生途径,而且认为这两种途径的运作机制都是基于上文所论述的

^① 此为认知语言学家蓝纳克(Langacker, 1987/1991)所建“认知语法”中的一个重要术语,认为语言中仅此一个单位,围绕它便可建立起一个语法研究的认知体系。

隐转喻体认方式,这也为本文将两种衍生途径与隐转喻体认方式整合而成 MRC 模型提供了可行性。

1.3 MRC 模型

从上可见,MRC 模型由“隐转喻”认知方式和“辐射—连锁”两种词义变化途径整合而成,可图示如下(图中 M 表示:隐转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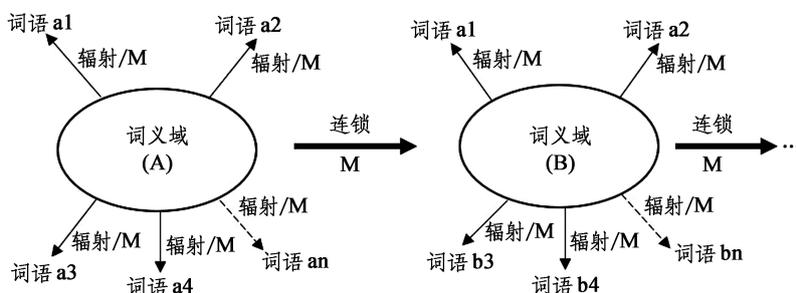


图2 MRC 模型

1.4 基于 MRC 的果羸词组分析

现笔者尝试运用这一 MRC 模型来解读“guōluō”同源词,以能揭示该词族的转语(派生)关系和规律。我们首先根据意义关系将它们大致划分为七大类 12 小类(频率分布见下文),其间既有辐射型也有连锁型衍生关系。每个类别还可辐射或连锁出若干同源词(即图中每个圆还可向外辐射出若干线段,本图就不再一一划出,以免图形太乱)。现依据图 2 所图解的 MRC 模型划出下图 3,以揭示“guōluō”所衍生出的 332 个同源词之间在意义上的内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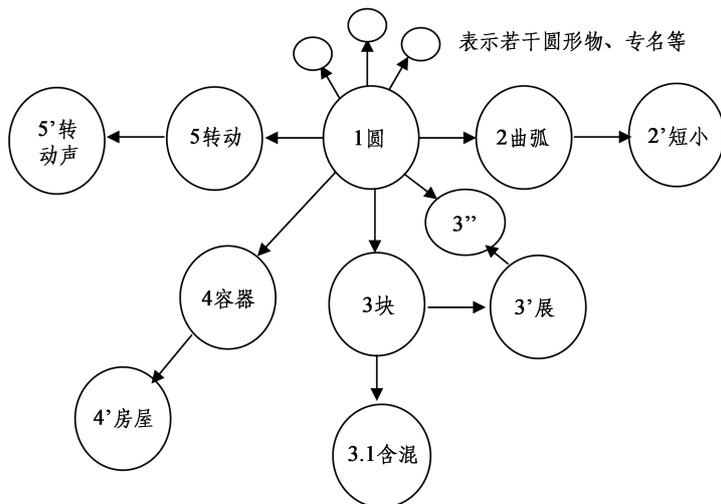


图3 “guōluō”所衍生出的同源词之间在意义上的内在联系

本图依旧呈现出图 2 的基本结构,每个圆还可像圆 1 上方那样向外辐射,形成若干以其为中心的派生词,如沿着“块”^①的意义分别向两个方向派生出了“展”和“含混”以及若干具体事物或专名。有的派生词可能受到两种意义的影响,如“笑容”“欢乐”等可能来自“圆圆的脸上展现出笑容”,在上图就划在 1 与 3' 之间。

正如上文所述,“果羸”之音最初指圆形果实,程氏以此音为基础查询大量古籍,收集若干方言,获得与此音相关的 332 个同源词(据说原有四卷,现仅存一卷)。该词族以“guōluō + 圆形义”为象征单位,通过隐转喻认知机制孳乳生发出了庞大的同族词群(难免有个别牵强附会的例子)。该音除指树上圆形的

① 上图圆 3“块状”义,可归于第 1 类“圆形”义之中,但考虑到 guōluō 语族还有“伸展”义,故设“块状”义作为过渡。

果实之外,还可指:

①能结出圆形的瓜果、蔬菜、植物等,如:果羸、栝楼、瓠瓢、罌罌、瓠瓠、苦蕒、筍簾、葫芦、蒲卢、果隋、果蔴、瓠落、樓落、绿蕒、摠揄(早熟的庄稼)、扶櫛(一种藤)、苻籬(指蒲草,可编席)、蕒籬(草木丛生的样子)、芙蕒(一种荷花)……

②圆形的花朵,如:骨朵、孤毒、花骨朵、花孤毒、蓓蕾、瓜都、瓜托、敷蕒、蓝箭、蓝箭(这三个词都意为:花开繁盛的样子)……

③圆形的昆虫、动物,如:果羸(体圆昆虫)、螺羸、螭羸、蒲羸、蒲盧、蒲卢(这五者都指圆形的细腰蜂)、蛞蝓、蚶羸、蝼蛄(圆腰小虫)、蝼蛄(圆形的蛙)、蝌蚪(或科斗,蛙的幼体)、螺蛳、蜘蛛、蒲羸(蚌蛤)、蚶羸(蜗牛)、果羸(体呈圆形的鸟)、驪羸(指一种马)、鷓鴣(野鹅)、獬豸(传说中的怪兽)……

④圆形的驼背、人骷髅头、人体等,如:佝偻、痾偻、痾樓、伛偻、罗锅、髑髅、骷髅、咽喉(圆形喉管)、喉咙、呕喻(或叫呕庾,厉鬼弯腰曲体吓人状)、偶旅(身体弯曲的样子)、痲瘤(皮肤表面的小疹)、痲蠹、痲瘰(两者指一种皮肤病)、骨突、侏儒、眊眊(笑的样子)、怱愉、嘔喻(指人高兴、和悦的样子)……

⑤圆形的山包、地貌、地名等,如:岫嶽(指衡山)、部萎(小土丘)、崕嶽、甌窰(这两个词都指狭小的高地)、杯樓(小土堆)、窟窿、趵突(泉水向上冒之声,因此济南有趵突泉)、零婁(地名)、苻籬(漠北边塞的名字)、陈隳(地名)、羸倮(地名)……

⑥圆形的器皿、物件,如:鍋鑪(圆形的锅)、鞞鞞(圆形的鞋)、枸篋、罌罌、瓠簋(圆形竹器)、普鲁(枝条变成的圆形器皿)、栝落(圆形竹筐)、蒲篮(扁圆形盛器)、甌甌(小瓮)、甌甌(盛酒的小陶器)、樓落(圆杯)、巨罗(酒器)、鉤鬚(旧式房屋的窗格)、鹿盧(一种宝剑)、屬鏃、螭鏃(两者指短剑)、牒牒(挡水板)、疙痞、囫圇(圆形事物)……

⑦圆形的食物,如:谷仑块、饅饅、逼遛(前三者都指面食)、波波(面食)、饅飩(汤饼)、麟粳(指一种油炸面食)、囫圇吞枣(又可写作:鶻仑吞枣、浑沦吞枣)……

⑧圆形的船、车、车篷等,如:舳舻、舳艘、鞞楼、鞞簋、枸簋(指车)、萬蕒、矩萎(形似车轮、用于校正车轮的器具)……

⑨由于圆形的一部分为“曲、弧”,人们基于此运用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性思维,引申出了“屈曲、弧形”等义,如:萬蕒(曲尺)、句廉(水岸曲折之处)、苻萎(树木屈曲)、穹隆、坑洞、靛縷、靛縷(两者指弯弯曲曲)……

⑩圆全之物是浑然一体的,它相对于挺直的事物体型显得较为短小,人们又从语义域“圆”隐喻性地连锁出语义域“短小”,如:楸儒(梁上的短柱)、螭鏃(体型短小的蜘蛛)、偶旅、侏儒(两词都指身材短小的人);还可喻物指混沌不明,喻人可指表达模糊,如:囫圇(说话含糊不清)……

⑪圆形之物也可呈展开之状,如饼类的食品,这就是图3中所标注的“3块状”,如:饅饅、波波、不托、饅飩等。

⑫根据经验可知,是凡“圆”的都可旋转,因此“guōluō”就有了“转动义”,参见图3中圆5,这就从静态语义域的“圆”衍生到了动态语义域的“转、动、掉”等,如:穀轮、穀辘、轱辘、碌碌、碌碌、轱辘(井上吸水器)、辘轳、礮轳、辘轳、蒲卢、蒲卢(两词意为:快捷地转动)……

也可指转动时发出的声响(圆5'),从而衍生出很多表示因转动而发出声响的物体名称,以及其他拟声词(包括含糊不清的音),如:輻輻(形容车轮或辘轳的转动声)、輻輻(车轮的转动声不绝于耳)拟声词,骨碌、骨碌碌、骨碌骨碌、咕噜、咕噜咕噜、呼噜、呼噜呼噜、啾噜、啾噜噜、秃噜、秃噜噜、布噜、布噜噜、啾噜、啾噜噜、糊涂、累累、历历、婁羅、唵唵、唵唵、唵唵(这四者都指言语含混不清、支离琐碎)……

可见,MRC模型可较好地揭示汉语同源词内部的音义孳乳衍生的关系,它们通过相同或相似的发音,借助辐射和连锁的方式来喻指意义相关的对象,这就是程瑶田所说的“转语”,正体现了汉民族构词

的体认机制。

1.5 具体分布

现按图3所析语义派生结构图对332个“果羸”派生词族做分类调查如下：

[1]圆 148

果羸枯樓蠟羸蒲盧果羸果羸鍋鑪瓢葵姑蠓蛄蛄
 蠓蠓枸萋萬萋諸慮山壘茹蘆茅菟螺羸蒲羸蚶羸苻
 蓓蕾痲痲萑苇部婁崕崕甌窠蟹螺杯樓条脫磳磳碌磳
 苻萋解果瓠脫蛙廬芑芑敷滄蘆葑蘆藟揄扶搖迴风
 旋风蚶羸蠓蚶乎俞芙蕖浮苴夫须茱萸猪滄龜龜蠓蚶
 蟻蚶蓬蔬桴蠓蠓布渠苔渠鷓鷓菜菔来服蘆芑芑突
 趵突菘遠蠓蠓绿竹绿葍网罟瀟筍蒲筍罟罟罟鷓鷓
 滴露鷓鷓麗麗樓麗鷓鷓瓠樓落鹿觥鉤格嚙啣蒙瓊
 蚶蚶蚶虫衍颅髑髅舳舳痲痲痲痲痲藜籐籐苗兜罗
 堵罗蕭董鼎董蟪蛄活东活莧活脱螺屬蛸蟻孤毒骨朵
 骨董古董瓜託孤都大輒撑犁轂輪轂轆果陌果菘羸蛤
 果搖裏搖渠挈渠疏蜃羸窠數獲獲卹勿顛預搏斡囊佗
 骆驼条脱睽睽庠筮流苏络索僂僂鞞鞞郭落落索連樓
 鞞鞞褻褻裂拘留句留

[2] 曲弧、不平、斜 14

痲僂岫樓舳舳攣攣僂旅句廉陞陀陂陀靛縷靛縷列埒
 卷萎拘挛局缩

[2'] 短小 7

構樞蚶蚶朱孺侏儒楮儒蚶蚶渠略

[3] 块 8

饑饑波波不托餽飪麟夔河漏谷晶穀命

[3'] 展 22

扶櫛規髻弗離彌離蒙龍王道菩提扶揄屬鏤鹿盧夫禿
 扶胥扶蘇于思氍毹毹毹攬疏櫛爽櫛森扶盧飒纒速独

[1] + [3'] 圆脸上展开笑容 7

眴眴怱愉敷愉眴眴佻拊嘔喙噢咻

[3.1] 含混 7

茱摭囫圇婁羅噠噠諛諛囁咻兜离

[4] 容器 20

眾翼巨羅颇罗普魯蒲籃蓬薄甌甌甌甌垂瓠垂囊栝落
 豆筍藁现汇砗碑足碑跌筍籥瓠落托栝马藁樓篋

[4'] 房屋、家具 28

縛茆葶籠筰筰區隅闌檻蒲胥蒲疏鉤鬚紛貶浮思疏屏
 罟罟牀樓臺榭儲胥櫺檻姑蘇姑胥屋雷蘇塗浮屠籐盧
 穹廬困鹿離樓梁櫺琉璃窠窠

[5] 转动(声)、动、交错、掉、穷、搜、不得意 24

娑娑容與容裔駢瞿匍匐扶服蒲伏葆擗輶輶轳輶輶
輶輶輶輶揮霍搔摩娑擗擗輶輶撲索搜牢蓼蓼泮浪
牢落辽落

[6] 专名 34

句驪单于俱盧雩婁符離汨灑子胥蒲且余且豫且陈隳
渠搜蒲梢驪驪渠黎驪驪羸倭離婁留離瓜棱鲜卑犀毗
師北臯落崑崙都卢孤涂骨都谷蠡馱娑矇眊威施象筋
盧胸

[7] 其他 13

毗離沔庾落魄的歷泉繆睽眾摩豁唬豁肱句末殺疏索
妯娌襪襪

1.2《果羸转语记》音变研究

同源词主要基于 MRC 模型通过“音变、义变、形变”等方式得以不断衍生和扩展。“音变”可以出现在声母或韵母上,或两者都发生变化,这不仅可实现语音表达的多样化,也可促进了人类自身分辨各种声音能力的发展。程氏在文首所言的“唯变所适”,体现在“果羸”词族的读音中主要有以下四小类:

1) Guo Luo: 为原始读音。

2) X Luo: 表示与第二个音节“Luo”相似的语音类别。“X”代表除了“Guo”以外的其他音节,第二音节还可读作: Lou, Lu, Lü, Lei 和 Li 等。

3) XuoYuo: 表示两个音节中的韵母相同,“X”和“Y”代表除了“G”和“L”之外的声母。韵母“uo”可有其他变体: ou, un, i 等。

4) X Y: 表示与原型读音完全不同的音节。

由 MRC 模型可知,原始读音“guōluǒ”通过语音隐喻的方式,连锁出上述三类发音变体,每一类又可通过辐射形成若干相似的发音。原始语根中的两个音节“guōluǒ”,声母可不断变化,出现了诸如 K L、P L、B L、H L、Q L 等发音,本文将其归入第二类,统称为“X Luo”类。例如:

K L: 擗輶 (kuòluò, 车转声)

B L: 饅饅 (bīluó, 圆形食物)

F L: 蚶羸 (fùluǒ, 蜗牛)

H L: 瓠落 (hùluò, 空廓, 潦倒)……

若第一个音节的声母发生变化(用除 G 之外的声母),后一个音节的声母也发生变化(用除 L 之外的声母),保留了韵母 uo / ou / o / u, 本文将其归为第三类,统称为“XuoYuo”。若两个音节完全改变了,则演变成与“guōluǒ”不太相关的音,笔者将其归为第四类,称作“X Y”类。我们统计分析了 332 个派生词,有如下几点发现:

(1) 这四类读音的分布情况如下: Guo Luo (24 个, 占 7.23%) > X Luo (115 个, 占 34.64%) > XuoYuo (165 个, 占 49.7%) > X Y (28 个, 占 8.43%)。

(2) 第二个音节中的韵母多为 uo (及其各类变体), 频率高达 90% 以上, 而第一个音节的变化较多。

(3) 语音像似性主要体现在韵母“uo”及其变体上。也就是说“guōluǒ”一音的发展和变化主要体现在声母上。

(4) “果羸”同源词音义之间的关系密切,特别是“guōluǒ”这两个音原本多表示“圆形”之义,开头的两个声母可有变化,但韵母多不变。

由此可见,“果羸”词族的衍生和扩展始终围绕着“guōluǒ”为原始的音义关系而展开的,语音隐喻揭

示了“果羸”词族之间的音义联系,或曰:“音近义通”的音训原则可用语音隐喻做出合理解释。

3 语料分析

《果羸转语记》中同源词所涵盖的类别较为丰富,名称不断变化,词汇不断扩展,但万变不离其宗,上至经典,下至民俗,但基本遵循了程瑶田所说的“变而以求适用”的造词规律。经笔者分析归类,“果羸”词族包含“圆形义”有12小类(七大类)词群,先将它们分为两大类:前者按频率高低统计如下;后者派生的理据不很明显,还有不好分类的情况,暂且列入“其他”一类。

表1 同源词类别及比例

序	词义特征	举例	数量	百分比
1	圆形义	果羸、蒲盧、蛞蝓	148	44.58%
2	容器、房屋、用具	罍罍、甗甗、橐籥	48	14.46%
3	块、展、笑、含混	鐔鐔、扶揄、眴眴	44	13.25%
4	转动(声)、动	婆娑、鞞鞞、蓼蓼	24	7.2%
5	曲弧、不平、斜、短小	痾僂、陌陀、侏儒	21	6.3%
6	专名	单于、零婁、鲜卑	34	10.24%
7	其他	化離、妯娌、襪襪	13	3.9%

正如上文所述,“果羸”的原型义为“圆”,而且在所有同源词中所占比例最高。这一基本意义通过隐喻机制连锁出其他相关语义域的同源词群,且还辐射出若干用法,具体分布情况为:

圆形义(44.58%)>容器(14.46%)>块展(13.25%)>转动(7.2%)>屈曲义(6.3%)

4 结语

学界关于语言起源问题有很多观点,我们认为“语言模仿说”还是能被接受的,祖先在模仿事物自然发声的基础上,拟声出了最原始的词汇(各语言都有一定数量的拟声词,汉语和英语中都约有1000个),或模仿事物外形而形成了“象形文字”。“果”为拟声词,最初来源于祖先对于果实的认知,它体为圆形之物,成熟后会脱落掉在地上“骨碌碌”地滚动,在树之果就因此音而得名。我们的祖先曾以树为伴,将自己的住所建在树上,故得名“有巢氏”。这一阶段他们的主要食物自然就是树林中各种果实,因此他们对“guōluō”之音有较为深刻的体认性理解。

幸得清代学者程瑶田的收集整理,我们得到了332个“guōluō”派生词。但前人对于程瑶田《果羸转语记》的研究大多囿于一般论述,缺乏理论框架,本文基于认知语言学中的隐转喻理论和词义派生的两途径建构了MRC模型,初步理清这些派生词的认知理据和衍生路径(大致分出12小类7大类),基于隐转喻理论分析了它们在音、形、义上的辐射型和连锁型派生方式,以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古人所遵循的“声随形命,字依声立”的认知机制。我们(2019)在《〈果羸转语记〉现代汉语译本及其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中进一步阐明语言中的音义结合并非完全任意的,清代训诂学家通过史料所证明的“音近则义通”规律基本阐明了汉语词汇形成和发展的认知理据,当今认知语言学和体认语言学所坚守的像似性原则与此不谋而合,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索绪尔的“任意第一说”。

参考文献:

Fónagy, I. 1999. Why Iconicity[G]// M. Nänny & O. Fischer. *Form Miming Meaning : Iconicity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3-36.

-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程瑶田. 1934. 果赢转语记[M]. 合肥: 安徽丛书编印处.
- 李弘. 2005. 语音隐喻初探[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3): 70-74.
- 沈家煊. 1993.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1): 2-8.
- 王念孙. 1983. 广雅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寅. 2001.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王寅. 2014. 后现代哲学视野下的体认语言学[J]. 外国语文(6): 61-67.
- 王寅. 2019 《果赢转语记》现代汉语译本及其学术价值的当代解读[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 许国璋. 1988. 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语言哲学的探索之一[J]. 外语教学与研究(3): 2-10.

Cognitive Researches on the Cognates in *Derivations of Guo Luo* by Means of MRC Model

WANG Yin CAI Qin

Abstract: *Derivations of Guo Luo*, by Chen Yaotian in Qing Dynast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like sound, like meaning”, has got 332 cognates related to the pronunciation of “guōluǒ”, and he thinks that if the shape and feature of matter are identical and similar, the naming will also be identical and similar, thus revealing the rule for Chinese word-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book, Chen proposes the regulation of “sound following shape, writing after sound”, which fully demonstrates that language cannot be described by Saussurean First Principle of Arbitrariness. The View of Iconicit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t present coincides with this idea without pre-consultation. Our predecessors have mainly studied its derivative consequenc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etymology, but only with little theoretical generation and sublimation. The present paper is attempted to combine the Metaphor-Metonymy Theor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with the two types of expansion Radiation-Concatenation in Lexical Semantics, thus establishing MRC Model a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 more complete analysis of cognates. The author has tried to classify all cognates based on “round” into 7 classes and 12 sub-classes, and explained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their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so as to disclose the internal cognitive mechanism for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gnates.

Key words: *Derivations of Guo Luo*; cognates; metaphor-metonymy; radiation and concatenation; MRC Model

责任编辑: 蒋勇军